

国行公祭 祀我殇胞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21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1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并讲话。

国行公祭，祀我殇胞。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庄严肃穆，国旗下半旗。约3000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界代表静静肃立。10时整，仪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汽车

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队16名礼兵抬起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孙春兰发表讲话。她表示，今天我们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宣示中国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庄严立场，表达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孙春兰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新时代的新气象新作为，这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抗战期间牺牲烈士以及死难同胞的最大告慰。历史大势浩荡前行，民族复兴前景光明。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倍加珍惜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开启新征程、展现新作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孙春兰讲话后，84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着3声深沉的钟声，3000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深沉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坚定向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公祭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和中央军委委员、军委

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东部战区、江苏省、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表，国内相关主题纪念(博物)馆、有关高校和智库专家、宗教界代表，驻宁部队官兵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哭墙”前的祈祷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国家公祭日前，“哭墙”前的家祭又成为一座城市的“泪点”。

“您离开我们已经84年了，真的特别想念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石秀英说。

家祭仪式上，幸存者石秀英、王义隆、谢桂英、马庭宝等在家人的搀扶下一一献花，布满皱纹的手颤颤巍巍地摩挲着“哭墙”上亲人的名字，倾诉生死相隔84年的痛楚。

“哭墙”，位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角。1995年刚设立时，长43米，高3.5米，刻有3000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姓名。26年来，“哭墙”经历数次增刻，姓名增至10665个，长度也增加了约一倍。

这面墙是30万遇难同胞共同的墓碑，10665个名字是他们共同的碑文。

幸存者夏淑琴不识字，但也多次用毛笔蘸着黑色墨汁为7位家人的姓名“描红”。1937年12月13日，她全家祖孙9口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老人一边描一边说：“家里人的名字，一笔一划我都记得。”

“我父亲那时只有9岁，根本无力给亲人收殓。”幸存者常志强的女儿常小梅告诉

记者，因为想念的名字都刻在墙上，父亲把纪念馆当作另一个家，难受了就来看看。

兵荒马乱之时，人命如蝼蚁，总有亲人寄希望于你生还，总有同胞不希望你就此被遗忘。近年来，“哭墙”一再延长，但速度却越来越慢，2020年、2021年已经连续两年“停更”。

纪念馆馆长张建军介绍，一开始每次增刻的姓名数以千计，比如2010年延长了26.5米，新增姓名1655个。但到了2016年，增刻110个；2017年，20个；2018年，26个；2019年，1个。2019年11月29日上午，新确认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周万荣的名字被刻上“哭墙”，成为墙上第10665个名字，也成了墙上目前“最新”的名字。

死于那场惨案的人数多达30万，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最终宣判。30万个同胞的姓名，为何无法都在“哭墙”上出现？

《遇难同胞名录》的主要编纂者、南京大学教授姜良芹深知过程艰辛。14931张卡片，这是姜良芹及其团队用8年时间，到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赴中国台湾的相关机构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资料制作而成。每张卡片标明姓名、年龄、住



所、职业、籍贯，对遇难情形如被害时间、地点、方式及资料来源等也有简要记录。

“当时，不论是战后针对日军暴行的敌人罪行调查表，还是抗战损失调查表，都有一定局限性。”姜良芹说，尤其是日军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有很多家庭满门被杀害，这样的家庭几乎不可能留下事后的档案、口述内容。

为了让每一个同胞“找到”姓名，很多人仍在努力。

1983年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学者孙宅巍，将毕生精力放在了“人数”这一关键问题上。“目前整理名单的来源主要是战后的市民调查记录，但放下武器的士兵在南京没有任何亲属，无人替他们申报。我已经在一些

遇难将士名录中找到一些姓名，期待能进一步研究确认。”

姜良芹也仍未放弃，“因为抗战后进入内战，遇难者相关资料很多下落不明。如果两岸史学家能共同研究，更多受害同胞的姓名就有可能‘重现天日’。”

张建军说，收集遇难者的名字，为遇难者降下半旗，为每一位幸存者录下影像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微观历史的研究工作中。这不仅有助于唤醒和构筑民族的共同记忆，也反映了国家对个体生命的珍视。

历史不容忘记，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调查的不断深入，期待“哭墙”再延伸，直到每位遇难同胞都有名字。

不做历史的旁观者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南京进入

“历史时刻”。凄厉的警报声长鸣于耳畔，提醒人们不忘84年前日本侵略者在这座城市制造的人间惨剧。

历史，从未走远。30万死难者，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有名字、有家庭、有梦想的鲜活生命。61位仍在世的幸存者也不只是“活着”，每每回忆沾满鲜血的童年噩梦，有人仍会泣不成声。

历史，殷鉴不远。随着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总有人想要遮住陈旧伤疤，然而“不知道”“不承认”“不要提”正是部分日本政客对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态度。

总有人问：南京大屠杀和我有什么关系？事实上，这段历史不只是一城一地的受难日，它与你我的过去、未来勾连。它告诉我们，何以从昨天走到了今天，又如何在把握现在中走向未来。

国盛民强、国弱民辱，正是近代以来中国的贫弱，才导致河山被践踏，生灵遭涂炭。今日之铭记，不只是民族的悲怆，还有孱弱必将遭欺的训诫。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道路决定命运，发展才能自强，更是苦难历史留下的深刻启示。

水有波而明其流，车有辙而后可循。失去记忆的个人必然迷茫，忘掉历史的国家民族不会有未来。1937年的劫难留给南京、留给中国的这道伤疤，不能遮盖，唯有正视！国行公祭，既是哀悼，更是警醒！

如今，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新征程上，吾辈当自觉背负历史的重托，坚定汲取奋进的力量，自省、自立、自强，中国人的命运就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必将不可阻挡。